

清儒學案

世章



陆

清儒學案卷九

天津徐世昌

潛庵學案

潛庵爲夏峯弟子夏峯之學以陸王爲宗潛庵承師法而兼宗程朱出而爲政膏澤及民清節冠世獨立不撓儒術之效於斯爲大述潛庵學案

湯先生斌

湯斌字孔伯號荆峴又號潛庵睢州人順治辛卯進士改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議修明史應詔陳言引宋史元史成例於順治初年明臣抗節致命者不可概以叛書廷議謂爲獎逆世祖特慰諭之出爲陝西潼關道年饑發倉儲貸民征兵過境不使逗留驛站因敝安置得宜流民漸歸調江西嶺北道清滯獄入

百餘事明將李玉廷據雩都山先生馳扼南安遣兵追擊禽之
亂乃定乞病養親從孫夏峯於蘇門山講學著弟子籍同訂理
學宗傳歸與同志立志學會建繪川書院父歿終喪不出閉戶
潛修凡十餘年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詞召試一等授翰林院
侍講與修明史尋爲明史總裁累擢內閣學士二十三年江寧
巡撫缺方廷推聖祖曰今以道學名者言行或相悖朕聞湯斌
從孫奇逢學有操守特用之諭以正風俗爲先時淮揚二府被
水前撫余國柱疏言水退可耕明年當徵賦先生覆勘水未退
奏寢前議蘇松漕欠帶徵量減一二成歸併科則蠲淮揚徐三
府被水逋賦發帑糴湖南米以濟之令諸州縣立社學講孝經
小學修泰伯祠及宋范仲淹祠明周順昌祠禁婦女游觀胥吏
倡優毋得衣裘帛燬淫詞小說革火葬蘇州上方山五通祠厯

數百年惑民爲害燬其偶像申爲厲禁飭諸州縣有類此者悉毀其祠教化大行民皆悅服獎廉懲貪吏治清肅上下苞苴淨絕權貴不便其所爲會上爲皇太子擇師傅廷臣有舉先生者詔曰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以風有位授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將行吳民罷市三日遮道焚香送之初總河靳輔與按察使于成龍爭論下河事廷臣阿明珠意多右輔命尙書薩穆哈穆成額會先生議先生主濬下河如成龍言薩穆哈等還奏不以聞先生至京以實對薩穆哈等坐罷二十六年五月不雨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語侵執政下廷議大學士王熙議置漢臣重辟先生後至余國柱以告先生曰漢臣應詔言事無死法大臣不言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漢臣卒免罪明珠國柱愈恚摘

其語上聞並撫言先生在江蘇文告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之語指爲訕謗傳旨詰問先生自陳愚昧乞加嚴處會所薦耿介爲少詹事同輔太子介以老疾乞休詹事尹泰劾介僥倖求去且及先生妄薦議奪官詔獨留先生調工部尙書未幾疾作遣太醫診視少間赴通州勘貢木歸一夕卒年六十一先生篤守程朱亦不薄陸王身體力行不尙講論嘗言滯事物以窮理沈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致知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其教人必先明義利之辨謹誠僞之關爲眞經學眞道學否則講論踐履析爲二事世道何賴後人編文集語錄爲湯子遺書十卷又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五卷雍正中追諡文正道光三年從祀文廟

參史傳年譜

行略

語錄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問喜怒哀樂未發曰當於人欲淨盡時驗之旣而曰先儒教人看未發前氣象正是教人下手做工夫最親切處

學者讀書不務身體力行專爲先儒辨同異亦是玩物喪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體認過來無一句不是實話總之源頭澄澈隨時立教不妨互異正當反求諸身識其所以同者勿向話頭討分曉始得

先儒嘗有言頓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頓者但必學問眞積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者是頓因於漸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眞實用功一日憬然醒悟渾身汗下透出本來面目從前誤亦有益若不痛不癢剽竊聖賢言語糟粕縱步趨無失究竟

成一鄉愿到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

小人祇是不認得獨字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怍而生不愧不怍從戒慎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或問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何也曰此是對有善有惡意之動而言心之體不但惡非所有卽善亦不得已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爲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是於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說下言知善知惡是良知這良知便是性之虛靈不昧處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此出是卽孟子所謂性善宋儒言主敬陽明恐學者過於執著反於心體上多一敬字故教人祇提醒良知便是其言無善無惡祇是教人涵養未發勿過執著而已

事不論大小祇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之合理一事不可忽略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虛而無著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今人爲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略不爲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爲人的意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

破除流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出便是豪傑

大凡學人具剛勇之志量者其造恆深中庸說知說仁終必說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箇便不濟事

顏淵問仁夫子祇教以克復數語說得規模既極宏遠功夫又極切實顏子聞言便直下承當其大勇者乎

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曾收拾毋論聲色貨利皆戕

害我身之具卽讀書誦詩亦爲玩物喪志
教子弟祇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
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省悟處

節用最關治道若經制不定財用靡侈未有能幾於治者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
閒法情理三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
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使隕身折產亦不忍有仁術焉
輕其罪使之蚤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君子小人在天地閒如陰陽之相乘試看從古以來雖極治時
舉朝皆君子其閒亦有小人就是極亂時舉朝皆小人其閒也
有獨爲君子的有志者正須自立

文集

志學會約

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欲不踰矩我輩四五十尙未知志學何以爲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今與諸君子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徑不差漸次可近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輾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復列會約數則大約本之馮少墟先生舊約而稍稍增損附以己見亦藉以就正先生長者焉一會以每月初一十一廿一中午爲期不用柬邀一揖就坐世情寒溫不必多各言十日內言行之得失務要直述無隱善則同人獎之過則規正所講以身心性命綱常倫理爲主其書以四書五經孝經小學濂洛關閩金谿河東姚江諸大儒語錄及

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爲主不許浮泛空談褻狎戲謔凡涉
時政得失官長賢否及親友家門私事與所作過失并詞訟請
託等事一概不許道及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崇真尙樸備饌多不過八器圍坐輩不許過素若人少
則四器亦可飯罷酒卽止慎勿杯盤狼藉飲酒笑謔以傷風雅
違者註冊記過

一會中置一冊子凡是日講論有能發明義理或近日有所心
得卽錄冊中以便商訂或有疑難一時不能明白者亦記冊中
漸次考正亦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之意仍將所問答參
悟有合於道者略爲綴記成編以存其說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卽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
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聖賢心傳正

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疏況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是好勝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況學者乎人心易放學問難窮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磋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總是自己求益非務外徇人也鄒東廓先生云講學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呂涇野先生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己之是非又云學道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與好名之心相近我輩浮沈世味悠悠歲月衰老將至漫無心得碌碌一生豈不負父母生成之恩爲宇宙閒一大罪人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我輩大家猛省非求名譽非結聲氣總要各完自己性分各成自己人品不致喪盡幾

希淪於異類富貴功名轉眼卽空如不可求從我所好願同志者相與精進勇猛共證此事焉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檢點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苦味此心支吾外面卽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祇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卽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卽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卽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卽所聞未真亦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

背後講說卽在公會中亦不可對眾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改過遷善爲聖學第一義我輩勉之

一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在於吾身若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己終無干涉聖學首重誠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卽外面毫無破綻總是瞻前顧後義襲而取苦力一生究竟成一鄉愿對天質人處心中多少愧怍我輩著實用力必期躬行心得義利誠僞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強久之必有純熟境界陽明先生致良知爲聖學眞脈各求所以致之之道勿忽也

一近日風俗衰薄巧詐滋起凡我會中各宜敦本尙實力崇古

清儒學案卷九
道不得概從流俗苟且避謗至於四禮儀節亦當斟酌復古有
斷當改正者亦不必因循隨眾

一善是大家公共的不是一人自私的爲善卻是自己擔當的
不是他人強攀的既入會必須實實照約行否則彼此無益孟
雲浦先生曰學者躡兩家船不得

新吾呂先生曰吾學工夫祇有事心一著最爲喫緊若把一心
被耳目口鼻四肢驅策如犬馬役使如奴婢男兒七尺之軀不
能爲他做一主張發之言動措之事業縱有一二可觀都是氣
質作用安得盡合道理協於天則必須大勇猛振委靡之氣堅
果確之心勿以戒慎恐懼爲桎梏勿以怠荒淫肆爲膾炙於發
憤忘食之中嘗樂以忘憂之味久則和順於道德優游於矩度
馴焉安焉纔是得力處嗚呼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

一離千載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可爲痛哭又曰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跖關頭死生歧路又曰敬者不苟之謂也敬無他攻擊此心之苟而已故苟則不敬敬則不苟戒愼恐懼心體不苟也中規中矩步履不苟也無淫視無側聽耳目不苟也安定辭守如瓶聲音不苟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與人不苟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身不苟也敬外無聖人居敬外無聖人之道其始也毋不敬終也恭而盡之矣又曰防欲如挽逆水之舟纔歇手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纔住腳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又曰學者要養心氣心氣一衰萬事分毫做不得又曰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又曰才

能技藝讓他人占箇高名莫與爭勝至於綱常大節定要自家努力不可退居人後夏峯孫先生曰靜坐讀書須先澹其安飽之念方稱好學自世人以富貴爲性命以窮賤爲讐敵而壞心術喪名節祇此欲惡兩念爲之祟耳程子曰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今觀孔顏樂處不出乎世情所謂澹泊憂愁中卽伊川氣貌容色逾勝平生亦自涪川貶後見之益信聖賢所謂樂不於富貴得志時學者正要於此處見得分明又曰世人不知學者勿論卽素有志於學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富貴安樂時始向學終身無學之日學之晦於天下久矣又曰大凡向學之人獨立之意多近於方方之弊也爲單板隨人之意多近於圓圓之弊也爲輒熟初